

## 汪曾祺笔下的范进

□郭磊

汪曾祺先生建国后将《儒林外史》中《范进中举》一节改编成京剧剧本,对故事情节进行了新的演绎,使得范进这一人物形象进一步丰满起来,并加强表现了对范进的悲怜,加大了对科举制度的揭露。

全剧伊始,得中秀才的考生们在长亭恭送他们的恩师(即考官周进)。周进也是暮年登第的,这一周一范(一粥一饭)倒有些相似的身世,故而范进迟到,其他人表现出对范进的藐视和排挤时,周进偏只对范进言语。正如后来秀才卜修文讥讽范进时说的“周大人在考场上专挑那有胡子的照顾”,周对范生出同病相怜之感,给了范进一次“中举”的机会。

不能洞明世事的范进自认为火候已到,准备去考举人了。乡邻恭贺道:“若中了举人,那就和张静斋老爷一般身份了。您就要为官了,做吏了,买房了,置地了,穿绸了,吃油了,骑马了,坐轿了,鸣锣了,喝道了。你要刻石碑了,你要修祖坟了,你要拿板子,你要打穷人了!”好一个当官、买房、打穷人,这恐怕也正是范进一心求取功名富贵的缘由,简直可与阿Q引为知己了。

再听胡屠户开导女婿的话:“如今你中了秀才了,可就是有点身份的人了,凡事都要立些个体统,像门口那些种田的、拾粪的,不过是些平头百姓,你跟他们也拱手作揖,平起平坐的,那可就坏了学里头的规矩……”

但乡试需有赶考的盘缠,戏里说需三两银子,便难倒了范进。学友吝啬地给他凑了几钱;张静斋不但不见范进,还称胡屠户前日送来的肉里骨头多,要扣钱;胡屠户则大骂了范进一顿。无奈和激愤之下,大段的唱词流淌出来:

“秋风落叶飘不定,在街头愁煞老书生。河边人语舟争渡,道途尘飞马不停。举目纷纷来和往,都是赶考应试人。唯有我范进在家中困,立不安来坐不宁。我要走,走不成,囊中无有三两银。望省城路几程,多少长亭更短亭。山又高,水又深,无钱寸步也难行。我手上全无有缚鸡力,腹中只有八股文。倘若是流落在异乡无人问,岂不要死在了沟壑作孤魂。罢罢罢,且耐忍,待等来科登龙门。”

“四十余年功用尽,废寝忘食不稍停,念经文念得我眼花头晕,我笔不停写,写得我手

寻味。比如写妈妈给铺子里的伙计洗臭袜子的那一段用了三个比喻:“有时月牙儿上来,她还哼哧哼哧地洗。那些臭袜子,硬牛皮似的……我坐在她旁边,看着月牙儿,蝙蝠专会在那条光儿底下穿来穿去,像银线上穿着个大菱角,极快的又掉到暗里去。……那棵高高的洋槐总把花儿落到我们这边来,像一层雪似的。”

用“硬牛皮”来比喻袜子的臭硬,难洗,形象地写出母亲的艰辛。接下来的两个比喻是富有诗意的,将

穿梭于月光下的蝙蝠及落地槐花的悠闲不动声色地写了出来。而它们的悠闲又在无形中衬托出母亲的辛酸劳苦。

看来,老舍先生之所以被誉为现代语言大师、幽默大师,比喻是立了大功的。

所以,要想让作文的语言不再“苍白”,不妨多向老舍先生学习比喻。

(作者单位:河北省威县第一中学)

腕疼；目不窥远头不安枕，我口不知味耳不知音，春夏秋冬全不知那暑和冷。实指望苍天不负苦心的人，又谁知费尽了心机成画饼，事到头来功名不成。我问一问先师孔夫子，留什么四书作的是什么经；再问问太宗太祖高皇帝，留什么科举考什么文。害得我高不成来低不就，害得我死不死来生不生。倘若是转世投胎我将母认，发誓不作读书人！”

手上全无缚鸡力、腹中只有八股文的一介贫士，当时唯一的出路便是科举。实指望蟾宫折桂，御街跨马，而区区三两纹银便叫人所费心机成画饼了。自身孤苦，他人嘲讽，全无乐趣的多年苦读，事到头来的万般无奈，使得绝望之下的范进开始了对科举制度的控诉，而“问先师”和“问皇帝”几句经典唱词，更显示出了汪老深厚的批判功力。

幸有乡邻资助，范进才得赶考。

“中了！中了亚元第七名，成了老爷了！”范进冲出房去，手舞足蹈，连滚带爬，也就有了颇为典型的疯言疯语：

“琼林宴饮罢了恩赐御酒，御花园与万岁并肩同游。他道我文章好字字锦绣，传口诏老秀才独占鳌头。叫差官与院公备轿伺候，我要到五凤楼拜会王侯。见老爷少不得要三拜九叩，你二人且莫要信口胡诌。……出言不逊好大胆，诽谤圣贤理不端。人分富贵和贫贱，王侯生就穿紫衫。目不识丁庄稼汉，敢说老爷是疯癫。”

疯话才是实话，痴话才是真话。王侯将相本有种，人分富贵和贫贱，即使是对帮自己凑盘缠的乡邻也可以训斥了。至于害得自己“高不成来低不就，死不死来生不生”的万岁王侯，则紧急拜会，自己总算是挤入上流阶层了。

此时，汪曾祺又设置了另外一个唱段来对原著进行补充：

“耳边厢又听的唤阿牛，小河流水清悠悠。鱼儿摆尾在水面走，香饵空垂不上钩。蝴

蝶双飞分前后，因风绕过林梢头。黄莺儿枝头来求友，天宽地阔任自由……呕断了心肝无半点，不如投笔学逃禅。”

疯癫后的逻辑思维总是有着不同寻常的跳跃性。范进一人走在郊外，忽然陶醉于乡间美景了。为追求自由而不肯吞钩的鱼儿，双双飞舞的蝴蝶，婉啁枝头的黄莺，都成了令人羡慕的对象。与其“呕断心肝”，不如“投笔逃禅”，真正的清醒之语，倒需要疯癫之人来说明。

但接下来的痴话和心愿，却是让人悚然心惊：

“中了中了真中了，身穿一件大红袍，摆一摆来摇一摇，上了金鳌玉栋桥……我不是有官无职的候补道，我不是七品京官主簿曹。我本是圣上钦点的大主考，奉旨衡文走一遭。我这个主考最公道，立下章程有一条，不过五十一概我都不不要，本不当取嘴上无毛。我定下文体叫八十股，句句对仗平仄要调。考得你昼夜把心血耗，考得你大好青春等闲抛。考得你不辨苗和草，考得你手不能提来肩不能挑。考得你头发白牙齿全掉，考得你弓背又驼腰。年年考，月月考，活活考死你这命一条！”

好了，自己几十年来体味过的苦楚，现在就要加倍地交由别人品尝了。一连串的“考得你”是范进疯癫后对自己所受折磨的回顾，是对科举考试摧残心志的控诉；但也让人不得不思考，科举制度培育出了怎样的畸形人才？这种人才又该演绎出怎样的故事？

范进终于和那些老爷富人们混在一起了：当初见都不肯见的张静斋送家产田地来拉拢，范进笑纳了；乡邻们在他面前屈膝叩拜，他“端起来了”；以后的道路该怎样走，他也“定下章程”了。上层社会为自己又打造出了新的工具，而忠厚的乡邻也凑钱帮衬出一位新的剥削自己的主人。至此，汪曾祺也便以喜庆的锣鼓声，给全剧拉上了帷幕。

（作者单位：河北省辛集中学）